

書名 忠義水滸傳一百十五回  
 撰者 明 羅本 撰  
 卷 卷十六  
 內容分類 集-小說-章回小說-說公案  
 索書號 雙紅堂-小說-134  
 編號 D8682100

# 卷十六

彩色首頁1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 編號: D8682100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所藏漢籍善本文影像資料庫 索書號: 雙紅堂-小說-134  
 漢籍善本文影像資料庫文本忠義水滸傳一百十五回  
 版權所有: 東京大學 東洋文化研究所  
 使用上的注意事項

草木百年新雨露

開復見天

亂離間

我曹堪欽

偽與真赤心當

地煞威名逢

命閑閑水滸全

塞滄京可托六尺孤能

義禮智天成浩然沛乎

詞曰人真陰陽二氣仁

金陵、興賢堂梓行

東原 羅貫中編輯

忠義水滸傳一卷

將與先有天公地公人公三小寇以引之亦如

人謂魏得天時吳得地利蜀得人和乃三大國

斬黃中英雄首立功

宴桃園豪傑三結義

第一回

付笑談中

以詞起

慣看秋月春風一壺濁酒喜相逢古今多少事都

空青山依舊在幾度夕陽紅 白髮魚樵江渚上

滾滾長江東逝水浪花淘盡英雄是非成敗轉頭

詞曰

聖嘆外書

茂苑毛宗崗序始氏評

四大奇書第一種卷之一

忠義水滸傳



叫開門只見門邊高橋高  
城起來都擺列着軍馬旌  
旗秦明曰我是總管如  
何不放我入城只見慕容  
知府立在城上大罵曰反  
賊你昨夜引入馬來攻城  
把許多百姓殺了燒了房  
屋今日又來賺哄城門明  
曰秦明朝廷拿你碎屍萬  
段秦明曰小將折了軍  
馬都被捉上山去方纔得  
脫昨夜那曾來打城知府  
曰我認得你馬匹衣甲

軍器頭盛尚敢抵賴今來四大奇書第一種卷十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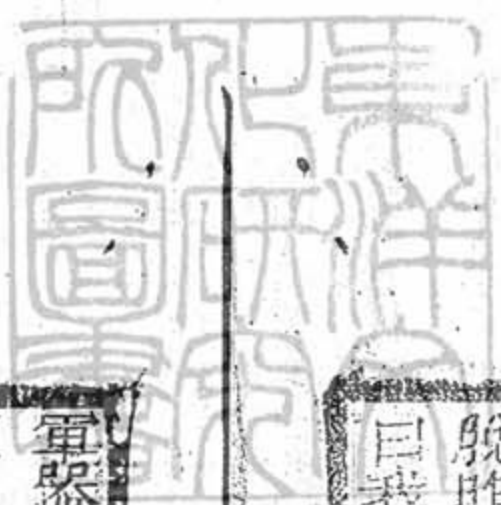
驟開城門取你老少亦妻  
子我已殺了你若不信與  
你頭着擲下首級秦明見  
了大小首級氣滿胸堂分  
說不得秦明只得回至在  
磯場上尋息半响再回原  
路行不到三十里只見宋  
江杜榮等在馬上欠身施  
禮曰總管怎不回青州今  
獨自投何處去秦明怒曰  
不知那鼠賊假姓作我模  
樣燒毀百姓房屋殺害良

聖嘆外書 第三十一回

茂苑毛宗崗序始氏評

曹操倉亭被本初  
立德荆州依劉表

前陳琳檄中未及衣帶語一事以爾時蓋承謀  
未世故詔未宣布耳及官渡之戰袁紹聲言曰  
吾奉衣帶詔討賊此語差強人意不勞陳琳再  
作檄文一篇矣然猶未誦此詔於軍前也至玄  
德在軍前將此詔朗誦一番尤為痛快易曰孚  
號有厲立德有焉大義所在豈可以成敗論之



四大奇書第一種卷十六  
聖嘆外書 第三十一回  
茂苑毛宗崗序始氏評



民我一家老小都被知府  
殺了我今有家難奔有國  
難投宋江曰既如此請回  
寨商議秦明只得同宋江  
等到清風山來已安排酒  
食在廳上五位請秦明上  
席坐定五位跪下秦明連  
忙答禮宋江曰總管休怪  
昨日苦留足下堅意不肯  
却是宋江用這條計使嘍  
囉如此絕了總管歸路今  
日我等請罪秦明聽了怒  
忍字心只得納氣曰你們

蘇老泉讀書至此而嘆曰此孟德本初之所以  
興亡乎孟德既勝烏桓曰吾所以勝者幸也前  
諫吾者乃萬全之策也遂實諫者曰後勿難言  
本初敗於官渡曰諸人聞吾敗必相哀惟田別  
傷不然幸其言之中也乃殺田一為明主謀而  
忠其言雖不驗而見褒為庸主謀而忠其言雖  
已驗而見罪何其不同如此哉  
玄德勢小曹操不敢小覷之本初勢大曹操偏  
能小覷之然徐州之役八面埋伏是小題大做  
固不敢小視玄德也倉亭之戰十面埋伏是大  
題大做亦不敢小視本初也獅子搏兔搏象皆  
一可謂能兵矣

弟兄要與秦明只說毒送  
了妻小一家人口宋江曰  
兄長肯死心雖然沒了天  
人花知寨有一令妹甚賢  
宋江情愿主婚與總管為  
室如何秦明見眾人如此  
相敬只得依允却讓宋江  
居中坐了秦明上坐花榮  
肩下三位依次而坐飲酒  
商議打清風寨一事秦明  
曰這事容易黃信是我治  
下明日去叫開柵門說他  
來入夥就取花知寨寶眷

劉備之於曹操初與之為交而後與之為讐者  
也劉備之於袁紹初與之為敵而後托之為援  
者也劉備之於吕布初與之為敵而後與之為  
交既與之為交而又與之為敵者也劉備之於  
孫權初托之為援而後與之為敵既與之為敵  
而終托之為援者也徐州則先為主而後為  
客在西川則先為客而後為主惟其於劉表可  
謂始終如一惜表之不足與有為耳  
劉備與諸將聚飲沙灘之時惜眾人遺棄入正  
所以留眾人也亦如舅犯從重正歸晉國之時  
辭公子別公子正所以要公子也遣之而其心  
愈堅辭之而其心愈固一忠難方深一是安



捉劉高那潑婦與在兒報  
仇宋江大喜次日秦明披  
挂提狼牙棒上馬接清風  
鎮來黃信聽得報說柵外  
秦統制獨自一騎來到黃  
信便教開了柵門迎接秦  
總管到廳前下馬叙禮罷  
黃信問曰總管因何單馬  
到此秦明先說損折軍馬  
後說宋江見在清風山我  
今也在寨中入縣你又無  
老小何不也去山寨入縣  
免受文官的氣黃信曰既

樂將至一是以君慰臣一是以臣結主雖是兩  
樣局面却是一樣方法  
此卷有伏筆有補筆有轉筆有換筆如袁氏譚  
尙相爭尙在後卷而在鄧圖口中先伏一筆劉  
備投托孫權尙隔數卷而在孫乾口中先  
筆檀溪躍馬逃難亦在後文而於蔡瑁口中先  
伏一筆此伏筆之法也黃星垂象本桓帝時事  
而於此方補一筆袁紹愛幼子已見前卷尙未  
說明何入而於此方補一筆袁譚守青州已見  
前文若袁熙高幹之守幽井未經敘明而於此  
方補一筆此補筆之法也袁紹兵敗心灰正讓  
後嗣忽因三子一甥來助復與曹操相持是忽



總官在彼黃信步敢不從  
只是不曾聽得有宋公明  
在山上秦明笑口便是你  
前日解去的鄆城虎張三  
黃信聽了頓足曰若是小  
弟知有宋公明路上也放  
了他只聽劉高使喚害  
性命秦明黃信正在廳上  
起身只見寨兵報說有兩  
路軍馬殺奔鎮上來黃信  
秦明急到寨門邊看時只

轉一筆操欲乘朕攻紹忽曰秋成在即又因劉  
備來襲回救許昌是忽轉一筆劉備既破荊州  
曹操欲攻劉表忽因程昱之諫置表而圖紹又  
忽轉一筆此轉筆之法也魯肅之戰曹操設計  
袁紹中計前後詳敘兩番至汝南之襲但敘劉  
備中計不敘曹操設計前隱後現又喚一樣筆  
法袁紹授劍田豐伏劍劉備殺表劉表接備皆  
詳敘兩邊至劉備之敗則用實寫冀都之死却  
用虛寫又換一樣筆法此換筆之法也諸如此  
類妙不可言

見兩路軍馬宋江花榮  
順手英各領人馬黃信大  
却說曹操乘袁紹之敗整頓軍馬迤邐追襲袁紹  
巾單衣引八百餘騎奔至黎陽北岸大將蔣義渠出



關寨門迎接兩路人馬到寨迎接紹以前事詐與義渠義渠乃招諭離散之眾  
鎮宋江傳令休言百姓先來聞紹在又皆蟻聚軍勢復振議還冀州軍行之次  
打南寨把劉高老少被了王矮虎奪了劉高妻子嘔囉將金銀財物都搬上山  
眾賣信與眾好漢施禮已畢坐車看宋江將財物分賞遺棄

晁蓋曰你喚出來我有話說王其便喚到廳前宋江喝曰你這淫婦我好意救你不聽田豐之言致有此敗吾今歸去羞見此人開之遂紀兩讚曰宋江在獄中聞主公兵敗撫掌大笑曰果不出吾之料哭是身關笑是傳哀紹大怒曰豎

你回去如何把恩仇報言未了燕順拔出腰刀截為兩段王英怒便欲和燕順厮併宋江等勸曰燕順殺這婦人是理你看我之力救他如何反叫劉高害我你留在身邊久後成禍容宋江日後娶个好的與賢弟滿意王英被眾所勸默然無言燕順教嘍囉拖去屍首拆庭慶賀次日宋江主婚燕順為媒將花榮妹

子嫁與秦明為妻燕順儒急敢笑我我必殺之讀張遂命使者齎寶劍先往冀州獄中殺田豐公殺慶鄭而後人慶鄭固可有死之罪也田豐在獄中一日獄吏來見豐曰與別獄用反豐曰何喜可賀獄吏曰袁將軍大敗而回君必見純用矣反筆豐笑曰吾今死矣情獄吏問曰人皆為君喜君何言死也豐曰袁將軍外寬而內忌深念忠誠若勝面善猶能赦我可賀得田豐喜今戰敗則羞吾不羞田豐真知人哉獄吏未信忽使人賞劍至傳袁紹命欲取田豐之首獄吏方驚豐曰吾固知必死也獄吏皆流淚早土夜哭是恩活田豐豐曰大丈夫坐於天地間不識其主而事之是無智也今日



囉上山報曰慕容知府親受死夫何足惜此紹不識豐非豐不識紹也豐不忍紹只怨自己自為自已真深於怨也  
自來捉宋江花榮秦明等也乃自刎於獄中後人百詩曰

昨朝沮授軍中死 今日田豐獄內亡

河北陳梁皆折斷 木初焉不喪家邪

田豐既死聞者皆為嘆惜袁紹回冀州心煩意亂不  
理政事其妻劉氏勸立後嗣兵敗之後忽然勸立紹後嗣正為後文伏筆紹

所生三子長子袁譚字顯思出守青州次子袁熙字  
顯奕出守幽州三子袁尚字顯甫是紹後妻劉氏所

出主得形貌俊偉紹甚愛之因此留在身邊方知前子患為而不肯發兵正是此人自官渡兵敗之後劉氏勸立尚為後

嗣紹乃與審配逯純等評鄧圖四人商議原來審配  
二人向輔袁尚辛毗二人向輔袁譚四人各為其主

當日下數輛車之拖老

小金銀財物都裝載了共

有五百人馬宋江下山只

作去收梁山泊官軍放火

燒了寨棚宋江與花榮引

五十騎馬發離五七輛車

子老小先行秦明黃信引

人馬作第二隊燕順王英

鄭天壽引人馬作第三隊

離了清風寨投梁山泊來

旗號為着收捕草寇官軍

誰敢阻當宋江花榮兩騎

馬在前行到對影山兩邊

兩個高山一般形勢中間

一家之中又分之黨當下袁紹謂四人曰今外患未息內事不

可不早定吾將議立後嗣長子譚為人性剛好殺次

子熙為人柔懦難成三子尚有英雄之表禮賢敬士

吾欲立之公等之意若何袁紹與劉表正是一流人鄧圖曰三子

之中譚為長今又居外主公若廢長立幼此亂萌也

自下軍威稍挫敵兵壓境豈可復使父子兄弟自相

爭亂耶下卷專早主公且理會拒敵之策立嗣之事

毋容多議信亦袁紹躊躇未決忽報袁熙引兵六萬

自幽州來袁譚引兵五萬自青州來外甥鬲幹亦引

兵五萬自并州來各至冀州助戰紹喜再整人馬來

戰曹操立嗣之事至此忽時操引得勝之兵陳列於

河上有土人簞食壺漿以迎之操見父老數人鬚髮



却是一條大官路只聽得盡白乃命入帳中賜坐問之曰老夫多少年紀答曰  
前山囉鳴鼓响花榮曰前皆近百歲矣操曰吾軍士驚擾汝鄉吾甚不安父老  
面必有強人引二十餘騎曰桓帝時有黃星見於楚宋之分邊東人殷墟善曉  
軍前去探路見一簇人馬天文夜宿於此對老漢等言黃星見於乾象正照此  
擁着少年壯士立馬在山聞後五十年當有真人起於梁沛之間前卷於百性  
坡前大叫曰今日我和你中忽叙沮授  
比試分个勝敗只見山岡仁義之兵弔民伐罪官渡一戰破袁紹百萬之眾正  
背後擁出一隊人馬來馬上坐着个少年壯士使應當時殷墟之言兆民可望太平矣操笑曰何敢當  
一枝方天畫戟路上老丈所言遂取酒食絹帛賜老人而遣之號令三軍  
六鋒兩個壯士聞到三十如有下鄉殺人家雞犬者如殺人之罪有時曉人如  
餘合不分勝敗花榮宋江雞犬如人皆  
馬上看了良久只見兩枝老奸權變處於是軍民振服操亦心中暗喜

戰上一枝是金錢豹子尾

報袁紹聚四州之兵得二三十萬前至倉亭下寨操

一枝是金錢五色幡上面

提兵前進下寨已定次日兩軍相對各布成陣勢操

絨條結住花榮見了拈弓

引諸將出陣紹亦引三子一甥及文官武將出到陣

搭箭射去把絨條射

前操曰本初計窮力盡何尚不思投降直待刀臨項

斷分開兩枝面戰衆人喝

上海無及矣紹大怒回顧衆將曰誰敢出馬袁尚欲

采兩個壯士不問縱馬跑

於父前逞能便舞雙刀飛馬出陣來往奔馳操指問

來花榮面前曰願求神箭

衆將曰此何人有識者答曰此袁紹三子袁尚也言

將軍大名花榮曰這位置

未畢一將挺鎗早出操視之乃徐晃部將史渙也兩

兄是山東及時雨宋江我

騎相交不三合尚撥馬刺斜而走史渙趕來袁尚拈

便是清風鎮知寨花榮那

弓搭箭翻身背射正中史渙左目墜馬而死袁紹見

兩個壯士下馬拜曰聞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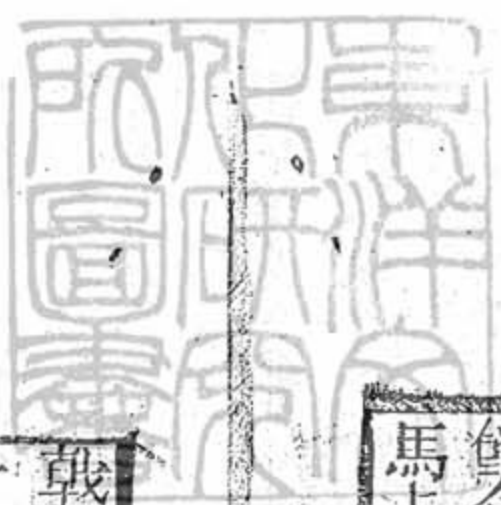
子得勝揮鞭一指大隊人馬擁將過來混戰大殺一

仗矣宋江花榮連催下馬

場各鳴金收軍還寨敘戰處亦與諸將商議破紹

扶起請問二位壯士大名

場各鳴金收軍還寨敘戰處亦與諸將商議破紹





那個穿紅的曰小弟姓呂  
 名為溫州人氏愛便方天  
 韓人都喚小溫侯呂方因  
 販生藥到山東消折本錢  
 不能還鄉占住這影山安  
 身近日這個壯士要奪我  
 山和他各分一山他又不  
 肯因此每日下山廝殺不  
 想得遇尊顏宋江又問穿  
 曰壯士高姓那人曰小人  
 姓郭名盛西川嘉陵人氏  
 因販水銀黃河遭風回鄉  
 不得小人學得方天戟慣

之策程昱獻十面埋伏之計勸操退軍於河上伏兵  
 十隊誘紹追至河上我軍無退路必將死戰可勝紹  
 破陳餘之計今地兩篇舊文字合成一篇新文字  
 操然其計左右各分五隊分左左一隊夏侯惇二隊  
 張遼三隊李典四隊樂進五隊夏侯淵石一隊曹洪  
 二隊張郃三隊徐晃四隊于禁五隊高覽中軍許褚  
 為先鋒名為十面却是十一隊名為十一次日十隊  
 先進埋伏左右已定至半夜操令許褚引兵前進中  
 先偽作却寨之勢好袁紹五寨人馬一齊俱起五寨  
 彼此許褚回軍便走袁紹引軍起來喊聲不絕比及  
 天明趕至河上曹軍無去路操大呼曰前無去路  
 軍何不死戰所謂置之死地而後生眾軍回身奮力向前許褚

熟人都叫做養仁貴郭盛  
 因來和他比試戰了數日  
 不分勝敗不期今日得遇  
 二公宋江曰我與你二人  
 勸和正說開後隊人馬已  
 到各相見了呂方就請眾  
 位上山殺牛宰馬筵會宋  
 江統說兩個同去入夥兩  
 個便收拾財物起身宋江  
 曰我和燕順先行你隨後  
 便來次日宋江燕順一行  
 人馬入酒店坐定只有三  
 行人座頭先有一个大漢

飛馬當先力斬十數將袁軍大亂袁紹退軍急回背  
 後曹軍趕來正行間一聲鼓響左邊夏侯淵左邊高  
 覽兩軍衝出第五隊袁紹聚三子一甥死衝血路奔  
 走又行不到十里左邊樂進右邊于禁殺出第四隊  
 殺得袁軍屍橫遍野血流成渠又行不到數里左邊  
 李典右邊徐晃兩軍截殺一陣第三隊袁紹父子膽  
 喪心驚奔入舊寨今三軍造飯方欲待食左邊張遼  
 右邊張郃徑來衝寨第二隊紹慌上馬前奔倉亭入  
 馬困乏欲待歇息後面曹操大軍趕來忽說曹操大  
 一隊不知其正是作頭跌也袁紹捨命而走正行之間右邊曹洪  
 左邊夏侯惇擋住去路第一隊為第五〇以上隊隊  
 惟陣法縱橫筆法亦甚錯落紹大呼曰若不決死戰必為所擒矣



在那裏占了宋江看這人身長八尺淡黃骨杏臉一雙爵眼沒根鬚再宋江曰酒保曰我伴當人多你叫那位客官裡回去坐那漢聽了大怒曰也有个先來後到甚麼官人伴當要換座頭老爺不換班順對宋江曰你看無理麼宋江曰由他便了酒保陪小心曰周全小人買賣換一換何妨那漢大怒曰你欺負老翁獨自更換座頭便是趙

奮力衝突得脫重圍袁熙高幹皆被箭傷軍馬死亡殆盡紹抱三子痛哭一場不覺昏倒眾人急救紹口吐鮮血不止此時袁紹不即死又作一頓歎曰吾自歷戰數十場不意今日狼狽至此此天喪吾也汝等各回本州誓與曹賊一決雌雄便教辛評郭圖火急隨袁譚前往青州整頓恐曹操犯境今袁熙仍回幽州高幹仍回并州各去收拾人馬以備調用袁紹引袁尚等入冀州養病今尚與審配逢紀暫掌軍事此時立尚却說之意已決曹操自倉亭大勝車賈三軍令人探察冀州虛實細作回報紹臥病在床袁尚審配緊守城池袁譚熙高幹皆回本州眾皆勸操急攻之操曰冀州糧食極廣審配又有機謀未可急拔見今禾稼在田恐

官家老爺也不換班順便

業始待秋成後取之未晚前與呂布相持以歲荒解

日你不換也罷那漢起身

將兵前止為軍食計今却為民食計此皆老人拜迎之力也正議間忽荀彧有書

來綽短棒應曰我罵他要

到報說劉備在汝南得劉辟龔都數萬之眾聞丞相

你多官老爺天下只讓個

提軍出征河北乃今劉辟守汝南備親自引兵乘虛

個人其餘都把做地泥看

求攻許昌丞相可速回軍禦之忽然接入劉玄操大

燕順大怒便提起板棧打

驚留曹洪屯兵河上虛張聲勢操自提大兵往汝南

來宋江見那人出話不俗

來迎劉備前使劉玄王忠當劉備而自當袁紹今那

橫身勸解曰請問兄長

說玄德與關張趙雲一引兵欲襲許都行近穰山地

讓天下那兩個那漢曰

向正遇曹兵殺來玄德便於穰山下寨軍分三隊雲

个小小旋風柴進一个戰城

長屯兵於東南角上張飛屯兵於西南角上玄德與

縣押司宋公明燕順聞說

趙雲於正南立寨前曹兵分左右十隊合劉共却分

把板橙放下宋江曰你既

說起這兩個人都認得曹操兵至玄德說而出操布成陣勢呼玄德打話

說起這兩個人都認得

曹操兵至玄德說而出操布成陣勢呼玄德打話



你在那里與他相會那漢  
 曰三年前我在柴大官庄  
 上住了數個月不曾見  
 得宋公明我如今正要去  
 尋他宋江曰尋他何事那  
 漢曰他親地來請教我書  
 家書去尋他宋江聽了大  
 喜曰我便是宋江那漢便  
 拜曰不幸遇哥哥爭些桂  
 過宋江便邀入裡面問曰  
 家中近日沒甚事那漢曰  
 小人姓石名勇大各府人  
 氏綽號石將軍為因賂博

玄德出馬於門旗下操以鞭指馬曰吾待汝為上賓  
 汝何背義忘恩玄德曰汝托名漢相實為國賊吾乃  
 漢室宗親奉天子密詔來討反賊遂於馬上朗誦衣  
 帶詔請至此為操大怒教許偕出戰玄德背後趙雲  
 挺鎗出馬二將相交三十合不分勝負忽然喊聲大  
 震東南角上雲長衝突而來西南角上張飛引軍衝  
 突而來三處一齊掩殺操軍遠來渡困不能抵當大  
 敗而走玄德得勝回營不是以少勝多實是以逸勝勞次日又使趙  
 雲搦戰操兵旬日不出玄德再使張飛搦戰操兵亦  
 不出玄德愈疑此三曹曹操共截龍都襲汝南時忽也於此却不敢明令人懈慢不出忽  
 報冀都運糧至被曹軍圍住玄德急令張飛去救忽  
 又報夏侯惇引軍抄背後徑取汝南不敵曹操一邊兵軍欲之德



打死了人逃走在柴大官  
 庄上聽得哥可大名特去  
 投奔却見令弟說哥哥在  
 孔太公庄上因此寫家書  
 與我帶來如見哥哥可教  
 作急回來宋江見說心中  
 疑慮便把上梁山泊一事  
 對石勇說了石勇曰哥哥  
 若去入夥帶我同去宋江  
 曰最好教酒保整酒來石  
 勇便去包裏內取出家書  
 遞與宋江宋江手接一看  
 封皮上又沒平安二字宋

一追聞報省筆之法玄德大驚自若如此昔前後受敵無所歸  
 矣急遣雲長救之兩軍皆去不一日飛馬來報夏侯  
 惇已打破汝南劉辟棄城而走雲長現今被圍玄德  
 大驚又報張飛去救冀都也被圍住了俱用虛筆不  
 玄德急欲回兵又恐操兵後襲忽報寨外許褚搦戰  
 玄德不敢出戰候至天明教軍士飽食步軍先馳馬  
 車後隨寨中虛傳更點玄德等離寨約行數里轉過  
 土山火把齊明山頭上大呼曰休教走了劉備丞相  
 在此專等來得玄德慌尋走路趙雲曰主公勿憂但  
 跟某來趙雲挺鎗躍馬殺開條路玄德擊雙股劍後  
 隨正戰間許褚追至與趙雲力戰背後于禁李典又  
 到玄德見勢危落荒而走聽得背後喊聲漸遠玄德



江拆開看白

父親今年正月因病身

故停棧在家專等哥哥

回家遷葬千萬莫悞宋

清泣血奉書

宋江看罷大哭曰不孝遊

子老父身亡不能盡子之

道與禽畜何異宋江痛哭

暈迷半晌方醒燕順石扇

勸曰哥哥且休煩惱知江

曰不是我滿情奈老父已

死星夜要趕回去奔喪兄

弟們自上出去則個燕順

望深山僻路單馬逃生捱到天明側首尾一彪衝出

讀至此為一急 立德太驚視之乃劉辟引敗軍千餘騎護

送立德家小前來孫乾簡雍糜芳亦至 讀至此為一

說夏侯惇軍勢甚銳因此棄城而走曹兵趕來幸得

雲長當住因此得脫 讀至此為一急 立德曰不知

雲長今在何處 讀至此為一急 劉辟曰將軍且行却再理會

不直說雲長被圍 行到數里一棒鼓響前面權出一

彪人馬當先大將乃是張郃大叫劉備快下馬受降

立德方欲退後只見山頭上紅旗磨動一軍從山搗

內擁出為首大將乃高覽也立德兩頭無路仰天大

呼曰天何使我受此窘極耶事勢至此不如就死欲

拔劍自刎 讀至此為一急 劉辟急止之曰容其死戰尋路

勸曰哥哥大公既死雖到 救君 讀至此為一寬 言訖便來與高覽交鋒戰不三合被

家不得見面且自寬心引 高覽一刀砍於馬下 先寫劉辟之死 立德正慌方欲

我等回去了那時小弟暗 自戰 讀至此又 高覽殺軍忽然自亂一將衝陣而來

侍哥哥回家奔喪未遲宋 錦起處高覽翻身落馬視之乃趙雲也 讀至此又 立德

江曰我若陪侍你上山去 德大喜雲縱馬挺鎗殺散後隊又來前軍獨戰張郃

時悞了我多少日期只修 卻與雲戰三十餘合撥馬敗定雲乘勢衝殺却被仰

一封書與你去我今步行 兵守住山隘路窄不得出 讀至此又 正奪路間只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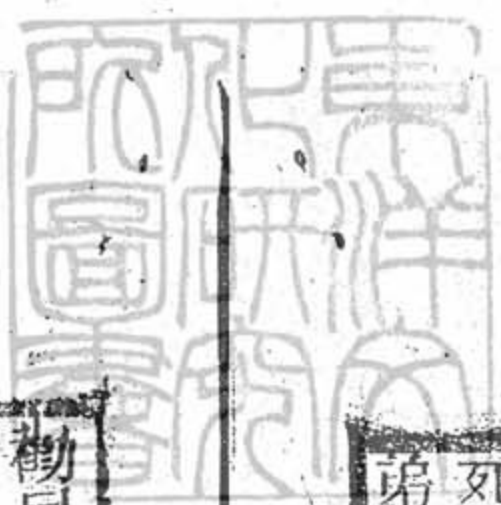
連夜趕回家去燕順石扇 雲長關平周倉引三百軍到兩下夾攻殺退張郃各

苦留不住宋江寫書交與 出隘口占住山險下寨 讀至此又 立德使雲長尋覓

燕順曰我的書去並無阻 張飛 飛又妙 原來張飛去救龍都龍都已被夏侯淵

滿兄弟休怪辭別去了次 所殺飛奮力殺退夏侯淵進趕去却被樂進引軍

日全夥都到燕順石扇接 着備說哥哥奔喪去了眾圍住雲長路逢敗軍尋踪而去殺退樂進與飛同回





人理怨燕順不留石勇曰見立德敘得人報曹軍大隊趕來立德教孫乾等保  
 他聞父恨死了恨不得飛敘得護老小先行立德與關張趙雲在後且戰且走操見  
 到家裡為下一封書札在立德去遠收軍不趕立德敗軍不滿一千狼狽而奔  
 此我們去並無阻滯花榮秦明曰我們只顧去那里  
 不容時又作道理九個好漢領了天馬漸近梁山泊  
 只見水面上鑼鼓振响滿山遍野都是彩旗水面裡  
 掉出兩隻快船船上坐個頭領林冲背後船上頭  
 領乃是劉唐各帶嘍囉在船士喝曰汝等何處官軍  
 前至一江喚土人問之乃漢江也立德權且安營上  
 人知是立德奉獻羊酒前老人獻酒於曹操是長其  
 其敗勝時之酒易乃聚飲於沙灘之上立德歎曰諸  
 君皆有王佐之才不幸跟隨劉備備之命窘累及諸  
 君今日身無立錐誠恐有悞諸君君等何不棄備而  
 投明主以取功名乎數語嗚咽慷慨眾皆掩面而哭  
 雲長曰兄言差矣昔日高祖與項羽爭天下數敗於  
 羽後九里山一戰成功而開四百年基業勝負兵家  
 之常何可自墮其志立德此時一戰高祖勝水滸陽時矣孫乾曰成敗

敢這里來收捕我們花榮敘得有時不可密志此離荆州不遠劉景升坐鎮九州兵  
 強糧足更且與公皆漢家宗親何不往投之此處

秦明答曰我們不是官軍敘得有山東及時雨宋公明書

在此特來相投人夥林冲敘得笑又妙玄德曰但恐不容耳乾曰某願先往說之使

曰既有宋公明書且到前敘得景升出境而過主公不用前自作却玄德大喜便令

面宋貴酒店先請書看再敘得孫乾星夜往荆州到郡人見劉表禮畢劉表問曰公

請相會那主紅旗一招敘得從立德何故至此乾曰劉使君天下英雄誰共敵將

羣中掉出一隻小船三個敘得憂而志欲匡扶社稷汝南劉辟龔都素無親故亦以

漁人上岸曰你們眾位跟敘得死報之明公與使君同為漢室之胃今使君新敗欲

朱賣店裡都相見了坐定敘得往江東投孫仲謀此句只是虛話不乾備言曰不可

款待酒食請書山看敘得有親而向陳荆州劉將軍禮賢士此士歸之如水之

出賣差人賣書上山報知敘得投東何況同宗乎因此使君特使乾先來拜白唯明

公命之為說詞表大喜曰玄德弟也久欲相會而

公命之為說詞表大喜曰玄德弟也久欲相會而

公命之為說詞表大喜曰玄德弟也久欲相會而









暫歇張社長見宋江登壇議間忽報曹操進兵官渡來攻冀州紹曰若侯兵臨不樂問曰宋押司年年不城下將至壕邊然後拒敵事已遲矣吾當自領大軍曾到家中今日方歸如何尊顏不悅宋江曰老父沒了如何不煩惱張社長笑曰你令尊纔來和東村王太公在我店裡吃酒去如何說這話宋江曰我兄弟寄書來說父親今年正月死了我趕回來奔喪遂別了社長回到家中午客見了宋江都來拜宋江問曰我公公平安若何

張社長曰我公公平安若何  
宋江曰我兄弟寄書來說父親今年正月  
死了我趕回來奔喪遂別  
了社長回到家中午客見  
了宋江都來拜宋江問  
曰我公公平安若何

第三十二回  
冀州袁尚爭鋒  
決漳河許攸獻計

君子觀於袁氏之亂而信君來圖大事者未有兄弟不協而能有濟者也桃園兄弟以異姓而

曰太公繼和玉太公在張禮長店裡吃酒回來睡了朱江使人到草堂來宋清迎着便拜宋江兄弟便罵曰宋清性逆前生父親在堂如何寫書來叫我來清恰待要分說只見太公出來曰我兒不于兄弟之事是我每日思念你因此教宋清寫說送了使你回來得還我又聽得人說白虎山有惡人又怕你被人攔擄去落草做那不忠不孝

如骨肉固無論已他如權之據吳則有汝不如我我不如汝之兄操之開魏則有寧可無洪不可無公之弟同心同德是以能成帝業彼袁氏者紹與術既相左於前譚與尚復相爭於後各自矛盾以貽敵人之利豈不重可惜哉善處人骨肉之間者其惟王修乎若執從父之見則當以袁尚為嗣若執立長之說則當以袁譚為嗣然使譚而能為泰伯則尚可受之譚而不能為泰伯則尚不宜受之矣使尚而能為叔齊則譚不宜爭之矣故審配之助弟以攻兄者非也郭圖之助兄以攻弟者亦非也惟王修之語為金圭之論



之人却是柴太官人敬叫  
石勇寄書來與你休理  
怨兄弟宋江聽了拜曰敢  
問老父官事如何太公曰  
多得宋公雷橫之方尚後  
不來勾援近聞朝廷新立  
皇太子已降十一道赦書  
凡有民間犯重罪者盡減  
一等宋江又問未嘗三都  
頭曾來庄上麼宋清曰朱  
全差往東京去了雷橫不  
知差往何處如今縣裡新  
添兩個都頭姓趙的勾相

云  
甚矣朋黨之為禍烈也以袁氏樹之初則眾謀  
士立黨後則兩公子亦立黨初則田豐沮授為  
一黨審配郭圖為一黨後則郭圖與審配又因  
譚尚而分為二黨於是逢紀黨審配辛評又黨  
郭圖甚至審配之姪背其叔而黨其友辛評之  
弟背其兄而黨其讐然則謂袁氏之亡亡於朋  
黨可也  
曹操決漳河以滄冀州與決泗水以滄下祇前  
後兩篇大約相類然用水於南境不可用水於  
北境為奇滄下邳之計出於曹操之謀上不可  
滄冀州之策即出於袁氏之舊臣為奇且下邳

公喜宋太公曰我見遠路

風塵且去將息各家歡喜  
不在話下天色看看將晚  
王東生至三更時分只  
聽前後門發喊起來登樓  
望時四下都是人堆圍住  
庄所外面叫曰休得走了  
宋江太公聽得連聲叫苦  
怎生是好直於水泊岸裡  
聚集英雄好漢關而叢中  
却結義胆忠肝天罡有分  
衣相會地緣同心協力齊  
畢竟宋公明在庄上怎地

之滄止一水耳若滄冀州則先邊一水通一水  
以運糧然後決一水以破敵是有三水矣下邳  
之水所以報濮陽之火兩家各用其一耳若滄  
冀州則先有劫韓猛燒烏巢之火於前而乃有  
通白溝決漳河之水於後是一家兼用其兩矣  
侯成以獻酒被責而降曹馮禮亦以飲酒被責  
而降曹降曹同也而一降於決水之後而不死  
一降於決水之前而隨死則大異魏續為友人  
抱憤而獻門審榮亦為友人抱憤而獻門獻門  
同也而呂布在城中而被執袁尚在城外而未  
擒則又異就其極相類處却有極不相類處若  
有特特犯之而又特特避之者真是絕妙文章



脫身且聽下回分解

第三十四回

梁山泊吳用舉戴宗  
揭陽嶺宋江逢李俊

上觀之以天監  
下察之以地祇  
明有王法相繼  
暗有鬼神相隨  
忠直可存于心  
喜怒戒之在氣  
為不節而忘家  
因不廉而失位  
勸君自愛平生

可嘆奇嗟可畏

話說宋太公上墳頭來着  
時只見火把叢中約有一

百餘人當面兩個就是鄆  
城縣新泰的都頭一個趙  
能一個趙得叫曰宋太公  
你若是曉事的便把兒子

献出若是隱藏把你與兒

子一發捉去宋太公曰宋

江幾時回來趙能曰有人

見他在村口回來如何願

得過宋江梯邊對父親曰

孩兒挺身出去已經放看

想烏巢之焚令人追念易京樓之焚復審配之

死令人追念耿武關紀之死一冀州耳韓愈變

而為袁袁忽變而為曹其始也覆矢之殫爭之

而紹取之其既也譚失之尚爭之而操取之與

亡彈指得奪轉貽辱人者曾幾何時而為人所

奪讀書至此為之三嘆

陳琳之檄罵曹高又罵曹騰其罵也勝似殺矣

陶謙殺操之父而操欲報讐陳琳罵操之祖父

勝於殺操之祖父而操不報讐何也曰琳為袁

紹而罵則非琳罵之而紹罵之也紹為主而琳

為從不罪陳琳而歸罪於袁紹猶之不罪譚門

而歸罪於陶謙耳雖然使琳為曹操罵紹而為

紹所獲則紹必殺琳紹不能為此度外之事而

操獨能為此度外之事君子於此益識袁曹之

優劣矣

此卷敘袁曹相攻各有三層轉寫袁尚始欲救

譚既而不救終而復救袁譚始欲降曹既而合

尚終復降曹曹操始攻冀州既攻荆州後復仍

攻冀州諸如此類皆不測之極

却說袁尚自斬史渙之後自負其勇不待袁譚等兵

至自引兵數萬出黎陽與曹軍前隊相迎張遼當先

出馬袁尚挺鎗來戰不三合架隔遮欄不住大敗而

走張遼乘勢掩殺袁尚不能主張急急引軍奔回冀

州袁紹聞袁尚敗回又受了一驚舊病復發吐血數



必當減罪不如出官免得斗昏倒在地尚之敗袁紹實縱之紹劉夫人慌救入  
受害宋太公哭曰是我慢臥內病勢漸危劉夫人急請審配逢紀直至袁紹榻  
了孩兒宋江曰受親休煩前商議後事紹但以手指而不能言劉夫人曰尚可  
惱見了官司便斷配他州繼後嗣否紹點頭袁紹此時即不點頭審配便就榻  
也須有程限日後回來伏前寫了遺囑紹翻身大叫一聲又吐血斗餘而死  
侍父親宋太公曰既是吾死得磊磊落落袁紹死得昏昏悶悶後人有詩曰  
兒肯去我目來上下使用累世公卿立大名 少年意氣目縱橫  
宋江便上榻叫曰你們不空招俊傑三千客 漫有英雄百萬兵  
要鬧抄且請二位入敝庄羊質虎皮功不就 鳳毛鷄膽事難成  
一同去見官趙能曰休使便憐一種傷心處 家難徒延兩弟兄  
見識賺我人庄宋江曰我袁紹既死審配等主持喪事劉夫人便將袁紹所愛  
如何連累父親兄弟便下寵妾五人盡行殺害姤性狠又恐其陰魂於九泉之  
梯來開門叫兩個公差到

堂上坐下置酒相待取銀下再與紹相見一極可乃剪其髮刺其面毀其屍其  
兩送都頭次且趙能相得姤惡如此姤至於鬼姓亦許矣姤其生欲飲其死如  
押解宋江到縣時文斌見人終不能防鬼不台我亦袁尚恐寵妾家屬為書并  
了大臺責令宋江供招知為鬼而鬼庶可以防鬼耳  
縣看能且教收監鄆城縣收而殺之尚助母為虐母乃大甚審配逢紀立袁尚  
人誰不愛宋江且問為大司馬將軍領冀青幽并四州牧遣書報喪此時  
家又沒做主都來相公處袁譚已發兵離青州知父死便與郭圖辛評商議圖  
說方便知縣心裡也有八曰主公不在冀州審配逢紀必立顯甫為主矣當速  
分愛惜又得宋太公使錢行辛評曰審逢二人必預定機謀今若速往必遭其  
叠成文案解上濟州本州禍袁譚曰若此當如何郭圖曰可屯兵城外觀其動  
府尹看了申解情由赦則靜某當親往察之譚依言郭圖遂入冀州見袁尚禮  
恩宥減罪將宋江杖二十舉尚問兄何不重圖曰因抱病在軍中不能相見尚  
刺配江州帶上行枷差兩皆立誓不奔袁尚尚向曰吾受父親遺命立我為主加

堂上坐下置酒相待取銀下再與紹相見一極可乃剪其髮刺其面毀其屍其  
兩送都頭次且趙能相得姤惡如此姤至於鬼姓亦許矣姤其生欲飲其死如  
押解宋江到縣時文斌見人終不能防鬼不台我亦袁尚恐寵妾家屬為書并  
了大臺責令宋江供招知為鬼而鬼庶可以防鬼耳  
縣看能且教收監鄆城縣收而殺之尚助母為虐母乃大甚審配逢紀立袁尚  
人誰不愛宋江且問為大司馬將軍領冀青幽并四州牧遣書報喪此時  
家又沒做主都來相公處袁譚已發兵離青州知父死便與郭圖辛評商議圖  
說方便知縣心裡也有八曰主公不在冀州審配逢紀必立顯甫為主矣當速  
分愛惜又得宋太公使錢行辛評曰審逢二人必預定機謀今若速往必遭其  
叠成文案解上濟州本州禍袁譚曰若此當如何郭圖曰可屯兵城外觀其動  
府尹看了申解情由赦則靜某當親往察之譚依言郭圖遂入冀州見袁尚禮  
恩宥減罪將宋江杖二十舉尚問兄何不重圖曰因抱病在軍中不能相見尚  
刺配江州帶上行枷差兩皆立誓不奔袁尚尚向曰吾受父親遺命立我為主加



個防送領了公文監押宋兄為車騎將軍目下曹孟懣境請兄為前部若隨後  
 江到衙前太公桌清都在便調兵接應也圖曰軍中無人商議良策願乞審正  
 等候置酒款待公人即相  
 送銀兩宋江拴了包裹宋  
 太公叮嚀曰我兒小心前  
 去盤費時常寄來此去從  
 梁山泊過倘或奪你人鞍  
 不可依隨被人騙罵牢記  
 于心宋江垂淚拜辭分付  
 弟曰父親年老我不能盡  
 子之道你早晚小心侍奉  
 宋清亦下淚辭別自回宋  
 江和公人上路那公人因  
 二將戰不敵合徐晃一刀斬汪昭於馬下曹軍乘勢  
 陽與曹軍相抵譚遣大將汪昭出戰操遣徐晃迎敵  
 邳來爭冀州不違譚從其言即時拔寨起行前至黎  
 不安獻上印綬譚大怒欲斬逢紀郭圖密諫曰今曹  
 軍壓境且只款留逢紀在此以安向心待破曹之後  
 同郭圖赴袁譚軍中紀隨圖至譚軍見譚無病心中  
 人拈鬚拈着者便去逢紀拈着尚即命逢紀齋印綬  
 曰然則於二人內遣一人去何如尚不得已乃令二  
 其手尚曰吾亦欲仗此二人早晚畫策如何離得圖  
 手也遙不思譚而謀尚非自去

他是個好漢路上小心伏  
 侍宋江一日到晚投店安  
 歇宋江對公人曰我們此  
 去正從梁山泊過山寨上  
 若聞我名怕他下山來奪  
 我明日只從小路去次日  
 五更宋江和公人離了客  
 店約真行三十里只見山  
 坡下一夥人來宋江看見  
 劉唐領兵來要殺兩個公  
 差宋江叫曰兄弟不要動  
 手劉唐住了刀宋江曰你  
 殺公人何意劉唐曰我奉  
 掩殺譚軍大敗譚收敗軍入黎陽遣人求救於尚  
 弟求矣尚與審配計策只發兵五千餘人相助曹操  
 探知救軍已到遣樂進奎典引兵於半路接着兩頭  
 圍住盡殺之救如無救袁譚知尚止撥軍五千又被半路  
 坑殺大怒乃喚逢紀責罵紀曰容某作書致主公求  
 其親自來救譚即今紀作書遣人到冀州致袁尚尚  
 與審配共議配曰郭圖多謀前次不爭而去者為曹  
 軍在境也今若破曹必來爭冀州矣不如不發救兵  
 借操之力以除之是向尚從其言不肯發兵前止少  
 竟不發兵使者回報譚大怒立斬逢紀譚田豐表伏  
 計愈充矣之報也譚欲  
 降曹早有細作密報袁尚尚與審配議曰使譚降曹  
 并力來攻則冀州危矣乃留審配并大將蘇由固守



兇頭領之命聽得哥哥被冀州自領大軍來黎陽救譚第一次少發兵第二次不發兵第三次親自領官司捉去要來劫牢却知兵其反覆無常離背其父尚問軍中誰敢為前部大將呂曠呂翔亦是兄弟二人哥哥斷配江州只怕路上正與譚尚射兄弟二人願去尚點兵三萬使為先行則閱錯令大小頭領四路等候迎接哥哥上山不殺這禦海則禦固兄弟之常理也公人如何宋江曰弟兄到要陷我于不忠不孝之地則閱我自不如死了把刀欲自出兵與操相持尚慶敗操兵屢勝至建安八年春二月敘四路劉唐坐奪方相勸宋江兵交戰曰容我去江州聽候限滿邦甚回來那時相會劉唐曰小省筆弟不敢生張前首軍師學守與與幹離城三十里下寨虛張聲勢成二路操兵究同花榮在那里專等容連日攻打不下郭嘉進曰袁氏廢長立幼而兄弟之間權力相併各自樹黨意之則相救緩之則相爭

小弟請來商議嘍囉去報

遺計走遼東 亦是此意不如舉兵南向荆州征討劉表以俟袁

只見吳用花榮二人飛到

氏兄弟之變變成而後擊之可一舉而定也正欲冀

叙禮罷花榮曰如何不打

一頓匪操善其言命買詔為太守守黎陽曹洪引兵

開柳宋江曰此是國家法

守官渡操引大軍向荆州進兵譚尚聽知曹軍自退

度如何敢擅開吳用因曰

逐相慶賀袁熙高幹各自辭去袁譚與郭圖辛評議

我不留兄長在寨兇頭領

曰我為長子反不能承父業尚乃繼母所生反承大

有話商議上山少叙即送

得心實不甘不出嘉圖曰主公可勒兵城外只做請

登程宋江只得跟到岸邊

顯南番配飲酒伏刀斧手殺之大事定矣譚從其言

眾頭領都來接到聚義廳

適別駕王修自青州來譚將此計告之修曰兄弟者

上相見兇恭謝曰自從耶

左右手也今與他人爭鬪斷其右手而曰我心勝安

城縣救了性命弟兄在此

可得乎夫棄兄弟而不親天下其誰親之彼諛人離

無自不想大恩前者蒙

引荐諸兄豪傑士山光輝

間骨肉以求一朝之利願塞耳勿聽也數語抵得一

篇蒙康之詩

引荐諸兄豪傑士山光輝

間骨肉以求一朝之利願塞耳勿聽也數語抵得一



草萊思報無門宋江答曰譚怒叱退王修使人去請袁尚尚與審配商議配曰  
日前本欲上山拜探兇長此必郭圖之計也主公若往必遭奸計不如乘勢攻  
備過石鼻寄家書着我回之袁尚依言便披挂上馬引兵五萬出城未有帶五  
家不期事發今既江州家者為之袁譚見袁尚引軍來情知事泄亦即披挂上  
兄呼喚不敢不至今來既一笑馬與尚交鋒尚見譚大罵譚亦罵曰汝藥死父親勢  
見首顏祭我限期相逼只造出一罪案凡兄弟篡奪爵位今又求殺兄耶二人  
得告辭晁蓋曰請少坐眾相爭者往往如此親自交鋒復成袁譚大敗尚親昌矢石衝突掩殺  
頭自都來眾見宋江依次戰深何其甚譚引敗軍奔平原尚收兵還袁譚賊郭  
把盞酒至數巡宋江起身是兄何其猛圖再議進兵今岑璧為將領兵前來尚自引兵出冀  
詢曰已領眾弟兄相愛之平原今尚南府平原縣州兩陣對圓旗鼓相望壁出罵陣尚欲自戰太將呂  
情宋江乃是有罪囚人不曠拒馬舞刀來戰岑璧二將戰無數谷曠斬岑璧  
敢久停只此告別晁蓋曰馬下譚兵又敗再奔平原審配勸尚進兵進  
既是官弟不害兩不公

人多與金銀送他回去只譚抵當不住退入平原堅守不出尚三面圍城攻打  
說破梁山泊捨去不得譚與郭圖計議圖曰今城中糧少彼軍方銳勢不相  
問罪于他宋江曰念小弟敵馬意可遣人投降曹操使操將兵攻冀州尚必遷  
有老父在堂如何敢違教救將軍引兵夾擊之尚可擒矣若操擊破尚軍我因  
訓若不肯放宋江下山情而飲其軍實以拒操操軍遠來糧食不繼必自退去  
原就死于此淚如雨下哭我可以仍據冀北以圖進取也  
倒在地屍蓋等扶起曰既一袁尚且不能勝乃  
是兄長望心要往江州今欲勝既破袁尚之曹  
日且住一宵明日便送亦說得妙聽耳譚從其言始議降曹既而合向今復  
山次日宋江堅意要行吳從降曹之議其汝主意亦  
學究曰我有個相識見在其父問曰何人可為使圖曰辛評之弟辛毗弟二人  
江州充作兩院節級姓載成趣字左治見為平原令此人乃能言之士可命為  
送毗出境毗星夜齎書往見曹操時操屯軍西平伐  
名宗本處人稱為戴院長劉表表遣立德引兵為前部以迎之未及交鋒辛毗

送毗出境毗星夜齎書往見曹操時操屯軍西平伐  
名宗本處人稱為戴院長劉表表遣立德引兵為前部以迎之未及交鋒辛毗



他有道術一日能行八百到極寒見操禮畢探問其來意毗具言袁譚相求之  
里程途稱他做神行大俠意呈上書信操看書畢留辛毗於寨中聚文武計議  
小生修下一封書與兄長程昱曰袁譚被袁尚攻擊太急不得已而來降不可  
去到彼即投此人眾頭得置酒送行取出一盤金銀而助譚荀攸曰三公之言未善以愚意度之天下方  
送與宋江宋江辭別和公志可知矣如劉表袁氏據四州之地帶甲數十萬若  
人投江州去行了半月之上望見一條高嶺兩個公二子和睦共守成美天下事未可知也今乘其兄弟  
人日過了這條揭陽嶺便是江州水路只見嶺脚下相攻勢窮而投我我提兵先除袁尚後觀其變并滅  
一個酒店宋江同公人袁譚天下定矣此機會不可失也荀攸欲先滅尚而  
店坐下只見裡面走出一成譚而後滅向變化不同若說一後滅譚後來却先  
個大漢怎生模樣但見句是一句便是今日印板文字矣換大喜便邀辛毗  
飲酒謂之曰袁譚之降直即詐耶袁尚之兵果可必

赤色虬鬚亂撒

紅絲虎眼圓睜

揭眉殺人魔鬼

鄆都催命判官

那人問曰客官打多少酒

宋江曰有熟肉切五觔打

一桶酒來那人曰客人休

怪若說我這嶺上賣酒先

交錢方纔吃酒宋江便取

出碎銀先交與他那人便

打了一桶酒一盤牛肉盪

熟將來篩在碗三人正在

飢渴之中各吃了一碗只

勝耶毗對曰明公勿問真與詐也只論其勢可耳袁

氏連年喪敗兵革疲於外謀臣誅於內兄弟誣陷國

分爲二加之饑饉並臻天災人困無問智愚皆知土

崩瓦解此乃天滅袁氏之時也今明公提兵攻鄴袁

尚不還救則失巢穴若還救則譚踵襲其後以明公

之威擊疲憊之衆如迅風之掃秋葉也不此之圖而

伐荊州荊州豐樂之地國和民順未可搖動况四方

之患莫大於河北河北既平則霸業成矣願明公詳

之其言全不爲袁譚竟是爲曹操辛氏兄操大喜曰

弟各懷一心與袁氏兄弟止復相似恨與辛佐治相見之晚也即日督軍還取冀州玄德

恐操有謀不敢追襲引兵自回荊州正衣荊州又忽

却說袁尚知曹軍渡河急急引軍還鄴命呂曠呂



見兩個公人口角流涎，劉劉斷後袁譚見向退軍乃大起平原軍馬隨後趕來，後便倒宋江起身曰你兩個如何便醉不覺自己也昏倒了那人把宋江拖將入去放了，剗人轅上又把兩個公人也拖人去把包裏打開看時都是金銀，那人曰少刻等人家回來剗剗只見有三個人奔上嶺來，那人認得問曰大哥那里去，那大漢應曰我特來嶺上接一個人，不知他在哪里，就問那人曰甚是等用，郭圖請袁譚曰曹操以女許婚，恐其意今又封



誰那大漢自等濟州鄆城，賈臣曠曰翊帶去軍中，此乃牢籠河北人心，後必終縣宋江那人曰莫不是江湖上稱及時雨的大漢，曰正是此人，那人又問因甚在這里，過大漢曰近日有個相識在濟州來說鄆城縣未押司斷配江州牢城，我料他必從這路來，因此連日在嶺下等候，並不見來，我今日同兄弟上嶺來，望你一望，這幾日買賣如何，那人曰不曉得，可說今聽守邯鄲，遠為聲援，主公可進兵平原，急攻袁譚，先日捉着，不行的兩個公絕袁譚，然後被曹不意攻警而先袁尚大喜，留審配



入一個罪人那漢大驚曰與陳琳守冀州使馬延張顯二將為先鋒連夜起兵  
莫不是宋江不曾動手麼攻打平原譚知尚兵來近告急於操操曰吾此番必  
那日正等火家回來開得冀州矣正說間適許攸自許昌來聞尚又攻譚入  
和那大漢教取公文看了大驚曰天使我今日上宿  
來連忙討解藥救起我的  
哥計來那人調了解藥灌  
將進去宋江漸漸醒來只  
見那大漢納頭便拜宋江  
問曰足下是誰只見賣酒  
的也來拜宋江慌忙答禮  
曰二位大舅請起敢問二  
位高姓大名大漢曰小弟  
操指揮軍馬擒殺眾皆奔散完却於是操引大軍前

姓李名俊廬州人氏在揚  
子江做了私商能識水性  
人都喚小弟做混江龍這  
個賣酒的是此處人人奉  
喚做催命判官李立這兩  
个兄弟乃是潯陽江邊人  
專販私貨救李俊家安身  
一個喚做出洞蛟童威一  
個喚做翻江鼉童猛兩人  
拜在地宋江曰如何知小  
弟姓名李俊曰小人有個  
相識近日從濟州回來說  
哥哥大名發配江州必從  
抵冀州曹洪已近城下操令三軍遠城築起土山又  
暗掘地道以攻之前官渡之戰袁紹用土山地道今冀州之攻曹操亦用土山地道  
知長為山坤為地審配設計堅守法令甚嚴東門守  
將馮禮因酒醉有悞淳于棼以酒失事今馮禮  
也配禮責之馮禮懷恨潛地出城降操操問破城之  
策禮曰突門內土厚可掘地道而入操便命馮禮引  
三百壯士寅夜掘地道而入却說審配自馮禮出降  
之後每夜親自登城點視軍馬當夜在突門間上望  
見城外無燈火配曰馮禮必引兵從地道而入也急  
喚精兵運石擊突間門門閉馮禮及三百壯士皆死  
於上內操折了這一場遂罷地道之計袁紹掘地道  
退軍於洹水之上以候袁尚回



五十五行書  
五十五行書  
五十五行書



這軍經過小弟連日在城  
下等接今日天幸使我上  
嶺來望遇見李士說起小  
弟慌忙討公文看了方知  
是哥哥何不在此停喪幾  
日休士江州受苦宋江曰  
梁山泊苦留小弟不允此  
問如何住得李俊曰哥哥  
義士必不肯胡行你快救  
起那兩個公人李士把解  
藥救了公人起來當晚置  
酒款待眾人次口宋江相  
別下山和李俊董感董猛  
袁尚已陳兵在陽平亭等  
候接應若城下有人來  
城下大叫開門審配認得是李士聲言放入城內  
草至夜焚燒為號遣主簿李士扮作曹軍都督直至  
冀州十七里一邊靠着滏水尚令軍士堆積柴薪  
曹操之水令城中接應曹可分兵擊之於是分撥已  
定却說袁尚出滏水界口東至陽平屯軍陽平亭離  
冀州十七里一戰可擒也吾料袁尚必舉火為號  
山小路而來一戰可擒也吾料袁尚必舉火為號  
曹操之水令城中接應曹可分兵擊之於是分撥已  
定却說袁尚出滏水界口東至陽平屯軍陽平亭離  
冀州十七里一戰可擒也吾料袁尚必舉火為號

到李俊家李俊殷勤結拜  
宋江為兄次日宋江要行  
李俊苦留不佳宋江帶上  
行枷辭別李俊取路望江  
州去三個行了半日來到  
楊陽鎮只見一簇人圍住  
在街上看宋江分開人叢  
也送入去着時却是一個  
使使極喜營業的未江見  
他使一回舉宋江喝來那  
人拿起盤子來曰小人遠  
方人氏來投貴地雖無本  
事全仗列位官長作成如

水為號配教城中堆草放火以通音信  
字曰城中無糧可發老弱殘兵并婦人出降彼必不  
為備我即以兵繼百姓之後出攻之  
死於配從其論次日城上堅起白旗上寫冀州百姓  
兵也配從其論次日城上堅起白旗上寫冀州百姓  
投降操曰此是城中無糧教老弱百姓出降彼必有  
兵出也  
邊探自乘馬張慶益至城下界見城門開處百姓扶  
老携幼手持白旗而出百姓纏出盡城中兵突出操  
教將紅旗一招  
殺城中兵只得退回操自飛馬趕來到吊橋邊城中  
營箭如雨射中操盔險透其頂  
前在下邳城下射中  
箭其破府亦復相與眾將急救回陣操更衣換馬



用膏藥當下取贖如不用引來將來攻向寨尚自迎敵時各路軍馬一齊殺至  
 膏藥相近此銀子銅錢休兩軍混戰袁尚大敗尚引敗兵退在西山下寨令人  
 然空過盤子那教頭掠了兩遭沒一個出錢與他宋  
 江見他惶恐便取銀五錢喚曰教頭我是個犯罪之  
 人與你銀權且收下那漢子接了謝曰揭陽鎮沒一  
 個好漢撞擊咱家難得這位恩官又是公事經過何  
 以克官願求恩官高姓大名宋江曰輕薄微禮何須  
 我謝小弟姓宋名江正說軍攻蕪州許依獻計曰何不決漳河之水以淹之  
 前却連夜使張遠徐晃去劫寨操干譚之降則納之干  
 樣做尚盡棄印投節披衣甲縋重望中山而逃操回  
 軍攻蕪州許依獻計曰何不決漳河之水以淹之前

之間只見人群中一個大漢搶近前喝曰那個囚  
 徒敢來滅我揭陽鎮上威風這廝那里學得鎗法來  
 這里賣弄我已付了眾人不要管他你這囚徒  
 如何敢來出尖宋江看那大漢怎生模樣但見  
 花蓋勝雙龍捧項錦包肚二鬼爭環  
 海陽岸英雄好漢但到處却沒遮攔  
 那大漢說罷提起拳頭劈城來審配前收捕許依子姓今又誅殺辛  
 毗家屬而不能自禁其姪可發一嘆軍士拾斫

決漳河之水以灌之耳壕深可灌如此之淺有何  
 用哉遂不為備當夜曹操添十倍軍士併力發掘比  
 及天明廣深二丈引漳水灌之城中水深數尺操之掘壘  
 先發後深詭譎可喜更兼糧絕軍士皆餓死辛毗在城外用鎗  
 挑袁尚印綬衣服招安城內之人審配大怒將辛毗  
 家屬老幼八十餘口就於城上斬之將頭擲下辛毗  
 號哭不已審配之姪審榮素與辛毗相厚見辛毗家  
 屬被害心中懷忿乃密寫敵門之書拴於箭上射下  
 城來審配前收捕許依子姓今又誅殺辛毗家屬而不能自禁其姪可發一嘆軍士拾斫



臉打來宋江躲過那大漢幸毗毗將書獻操操先下令如入冀州休得殺害袁  
又趕人一步宋江却欲和氏一門老小軍民降者免死次日天明審案大開西  
他放對只見那使鎗棍的門放曹兵入前奔下邳有獻門之宋憲魏續今奔  
教頭看將來一手揪住大毗躍馬先入軍將隨後殺入冀州審配在東南城樓  
漢頭巾一手提住腰跨只上見操軍已入城中引數騎下城死戰正迎徐晃交  
一坵顛翻在地那大漢那待掙扎起又被教頭一脚踢倒了兩個公人勸住教  
頭那大漢扒刺起來一直走了宋江請問教頭高姓大各教頭答曰小人河南  
洛陽人民姓薛名永祖父是老種經畧帳前提轄小

汝知獻門接我者乎配曰不知操曰此汝姪審案所獻也配怒曰小兒不行乃至於此袁氏兄弟相左審是骨肉操曰昨孤至城下何城中弩箭之多耶配曰恨少恨少與張蓮谷喚喝之火語氣相似操曰卿忠於袁氏不容不

弟只在江湖上要鎗棒賣如此今肯降吾不配曰不降不降幸毗與拜於地曰

藥度口人都叫小人做病家屬八百餘口盡遭此賊殺害願丞相戮之以雪此  
大虫正要求拜曹顏何期在此相會同到酒店去吃兩杯入店坐下店家曰恰  
纔和那廝打的分付了若審正南將何正是賣酒與你們吃把我這北面死一笑後人有詩嘆曰

店打得粉碎這人是碭陽鎮上一霸誰敢不聽西人且得走出店來薛永目暫

且分別小人一二日間却審配既死操憐其忠義命葬于城北眾將請曹操入  
來江州相會宋江又取銀城操方欲越行只見刀斧手擁一人至操視之乃陳  
敬兩與薛永二人相別宋琳也操謂之曰汝前為本初作微但罪狀孤可也何



江和公人去到客店投宿乃及祖父即

都曰小郎分付不敢相留上不得不發耳

宋江見不是話頭拽開脚為操之左右勸操殺之操憐其木乃赦之命為從事

步望天路上走着看天色

晚了只見遠遠小路上隔

林射出燈光宋江曰那燈

火明處必有人家去那里

投宿一夜三個人來到一

所大庄院公人敲門生客

開門宋江曰小人犯罪配

送江州今日錯過宿頭欲

來貴庄借宿一宵生客曰

等我去通知庄主太公分

付生客來接宋江和公人

到所上相見了款待酒飯

領去房裡安歇公人曰替

押司去了行枷自在睡一

夜宋江去房外淨手只見

星光滿天進房中去睡听

見庄裡頭有人點火出去

矮牆上照着宋江在門縫

裡見是太公引着庄客把

人到處聽過宋江對公人

曰這太公和我家父一般

陳琳作操事已隔數琳答曰箭在弦

以箭自比以茲比袁紹前非自發乃

弦發之也操若能為琳之強琳亦願

殺者配極似殺陳官赦陳琳極似赦張遼與其下和

一篇文字送送相對曹操頭風虧得陳珩三治此

時不殺只却說操長子曹丕字子桓時年十八歲丕

初生時有雲氣一片其色青紫員如重蓋覆於其室

終日不散有望氣者密謂操曰此天子氣也今願貴

不可言不八歲能屬文有逸才博古通今善騎射好

擊劍百林中忽入曹丕一小傳早為後文曹丕稱曹

如時操破冀州不隨父在軍中先領隨身軍徑投景

紹家下馬拔劍而公有一將常之曰丞相有命諸人

不許入紹府不叱退提劍入後堂見兩箇婦人相

而哭丕向前欲殺之正是

四世公侯已成夢 一家骨肉又遭殃

未知性命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漢書卷之二十一  
五女個人來為頭的手拿  
撲刀從人手執棍棒火把  
照耀宋江看時提撲刀的  
是揭陽鎮上要打我的大  
漢那太公問曰小郎你又  
和甚人厮打大漢曰討哥  
在家麼太公曰你哥哥吃  
醉去睡大漢曰今日鎮  
上一個使鎗棒賣藥的漢  
子不先到來見我一員便  
去鎮上使鎗棒賣藥我先  
分付了鎮上人不要與他  
賞錢不知那里來的一個

囚徒把五錢銀子賞他滅四大奇書第一種卷十七

俺威風我正要打那囚徒

恨那賣藥的掀翻打我已第三十三回

曾分付酒店不許安歇他曹丕乘亂納甄氏

們我等拿了賣藥的用在郭嘉遺計定遼東

家裡了今趕那囚徒不着袁尚母劉氏之妬其酷烈也甚矣乃城破之後

前面又沒客店不知我那不能死節而獻甄氏於曹丕以圖苟全又何其

里去了我如今叫哥哥起無烈性至此乎可見婦之貞者必不妬婦之妬

來分投去趕太公曰他有者必不貞呂后為項羽所得而不死所以有人

銀子賞那人于你甚事快疏之刑飛燕會事射鳥兔所以多殺皇嗣武曌

依我說休教你哥哥知道有聚麀之恥所以弑王后殺蕭妃豈非妬婦之  
莫去害人性命你也積些明驗哉  
陰德那漢不聽他說這入

茂苑毛宗崗序始氏評